

BOOKMAN TRANSLATION LIBRARY

書林譯學叢書 — 1

主編 何偉傑

翻譯新探

蕭立明 著

翻譯新探

翻譯新探

蕭立明 著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翻譯新探

定價：120 元

著 者／蕭立明

出 版 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2 巷 5 號

電話：3658617 FAX：3653548

發 行 人／蘇正隆

郵 撥／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七 月 出 版

ISBN 957-586-266-X

書林譯學叢書

主編：何偉傑

BOOKMAN TRANSLATION LIBRARY

SERIES EDITOR : Ho Wai Kit

總序

科技和貿易的發達使地域距離相對地縮短，語際傳意藉著商業和文化交流日益迅速擴展，正扮演著愈來愈關鍵的橋樑角色。

今天，如果說翻譯已經成為人類任何時刻都不可或缺的工作，大概並不過份，可是，翻譯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是否已夠理想，整體素質是否盡如人意，作為某種清晰而一致的結論，尚有待成熟的翻譯觀與譯評風氣的形成而後可得。

在社會急劇商業化的時候，重理工、輕人文的短視比比皆是。只要大多數人尚未體認到，必須有蓬勃的文史哲與社會科學作為基石，科技才會有長程的健全發展，這樣的短視就依然會占上風；社會一日未能充分理解優良翻譯工作的高難度和重要性，譯業的社會地位就一日難以獲得應有的承認，翻譯學也就一日難以更上層樓。當務之急，首在加強翻譯的專業教育，廣開研究風氣，虛心汲取中外古今的翻譯經驗以擇善應用，透過實踐體驗去組建我們自己的、適合當代需求的譯作譯評的理論和方略，從而使翻譯真正成為一種社會公認的學科與專業，使譯評走上軌道，也使翻譯教育更臻致成熟，並改變我國在國際翻譯貿易中長期入超的狀況。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近年致力發掘台海兩岸以至歐美各地富有潛質的作家作品，頗得學界人士林青睞，今春更發願印行書林譯學叢書，為我們的全方位新譯論鳴鑼開道，為各地譯學新銳開闢又一論壇，更為熱愛翻譯的莘莘學子提供當代譯學的嶄新文庫。忝任本翻譯叢書主編，筆者謹以開放的胸懷盼望能向您呈獻越來越多的譯壇健筆，同時也期待您的愛護與批評。

何偉傑

1992年4月19日序於香港

前 言

我國譯論，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秦漢之間。從佛教的傳入而成爲國教到科學的引進帶來當代文明，其間一千五百多年，翻譯如沒有理論從實踐產生又回過頭去指導實踐，恐怕譯界今天是難能這樣碩果纍纍，成就卓著的。但任何學科都是隨時代發展而發展的。在舊學科突破層出，新學科頭角崢嶸的今天，我國傳統譯論已面臨著種種挑戰。作爲教學戰線的翻譯工作者，我們對此首當其衝，深有感觸。僅以教科書爲例，講句老實話吧。過去作爲培養高級譯員的教材或教學內容早已在大專課堂遭到冷落。究其原因，無非是觀念陳腐，思路封閉，內容單一。

近年來，尤其是中國譯協成立以後，由於加強與外界的交流，西方譯論的引入，我國譯界出現了一個新理踵出的局面。不少譯界同仁志士大聲疾呼，要建立翻譯學。新學科的建立有賴於集思廣益，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在此也不畏招邯鄲學步之嫌，把自己的路子，略加校正，假借《翻譯新探》之名目，奉獻給讀者。

本書分上下編，上編討論一般翻譯理論，下編討論文學翻譯理論。每編之首章爲總論。各篇章之間雖有一定聯繫，但又可獨立成篇；同時本書附錄按篇章內容列出主要參考文獻，以便於對某個問題的研究感興趣的讀者。爲了闡述我們的觀點，

書中引用了不少譯例。凡我們認為成功的譯例，一般在文中注明出處。凡我們認為尚值商榷的譯例，一般出處從略，因為我們一則深知開拓者的艱辛，同時，我們又是斷章索句，難免有點吹毛求疵。所以，以微瑕而評全璧是不公正的，故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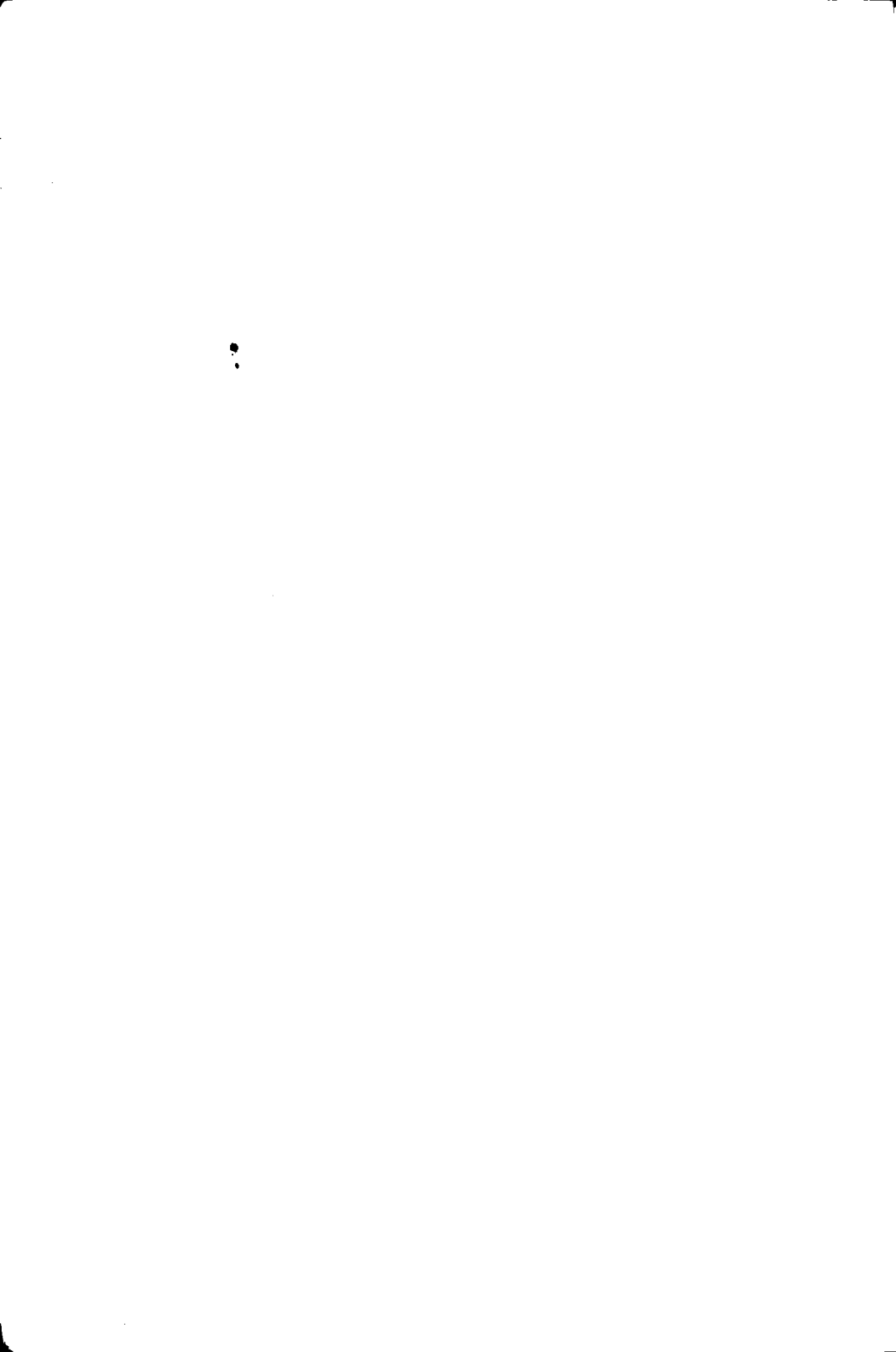
本書只是一種嘗試和探索，錯誤和缺點在所難免，請譯界學長同仁及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在定稿時，內助段德容為第一讀者，力盡圈點校勘之勞；今能出版，主要依靠書林公司之垂青及在台親友之匡助。在此，特致謝忱。

目 錄

前 言	1
〈上編〉	1
一、翻譯與翻譯學淺述	3
二、語義縱橫與翻譯	17
三、語篇語言學與翻譯	31
四、話語分析與翻譯	45
五、贅語與翻譯	61
〈下編〉	77
六、文學翻譯總原則與方法芻議	79
七、述志與文學翻譯	95
八、小議語言風格的翻譯	111
九、語言變體與文學翻譯	121
十、試論修辭與翻譯	135
附 錄	145

上 編



一、翻譯與翻譯學淺述

建立一門新學科，大凡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是其必要性；二是其目的性；三是其方法論。翻譯學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已為中外學者所提出，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文化巨人們的大聲疾呼，也只能是付之東流。那末，到了今天這個被稱為「翻譯的時代」裡，翻譯理論能否脫穎而出，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這確實是擁有譯者五十萬之眾的中國譯界亟待解決的問題。歷史告訴我們，事業的開拓和成功，一靠導師引路，二靠羣策羣力；因此，我們謹願在名家崇論宏議之間，插入幾句芻言。

「翻譯學是研究翻譯的科學」，從多數學科的定義類推出一個界說，倒是不難。但要科學地去研究一種事物，恐怕首先得認清該事物的基本屬性。翻譯究竟是什麼？這個基本問題當先解決。有的學者認為，翻譯沒有基本屬性，它既是技巧，又是技術，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問題搞複雜了，反而使人們對翻譯缺乏實質上的認識，也就難以找到科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正因為如此，翻譯理論就長期停留在理性主義的泛泛議論上，甚至於產生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空洞理論。例如：「譯文

必須表達原文的詞語；譯文必須表達原文的思想。譯文應當讀起來像原文；譯文應當讀起來像譯文。譯文應當反映原文的風格；譯文應當具有譯文的風格。譯文可以對原文增字或減字；譯文千萬不可對原文增字或減字。……」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像這樣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論，確實叫人莫衷一是，還怎樣去建立翻譯學呢？因此，我們先要對翻譯的實質展開討論。

翻譯是什麼？詞典上說：翻譯就是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簡言之，翻譯是一種雙語行為。我們認為，從狹義而言，這一定義也似乎無可非議。但是從廣義而言，則並非如此。翻譯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我們還得從它自身的產生和發展去研究，才能看清其廬山真面目。

如所周知，人類擺脫野蠻的第一步是製造工具，使用火，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然而文明的誕生卻在都市社會的產生和文字的使用之後。從此，語言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伴隨著人們的社會實踐和生產實踐，推動著人類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幾乎就在文明開始向前邁出第一步的時候，翻譯即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產生作用了。人類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有近五千年的翻譯史。歷史的見證就是兩個世紀以來展示在大英博物館埃及雕刻廳的羅塞達碑(the Rosetta Stone)。在這塊高114厘米，寬72厘米、厚28厘米而重達762公斤的巨石上，以三種書體刻著埃及文和希臘文兩種文字。史學也告訴我們：從巴比倫文明到愛琴文明，再到古羅馬文明，社會的發展幾乎主要借助翻譯而推波助瀾。以後接踵而來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產業革命直至今天的「第三波」，每一發展階段，無不打上翻譯作為促成因素的烙印。

在此期間，與舊大陸遙隔萬里的美洲曾產生過光輝燦爛的馬雅文明，阿茲台文明和印加文明。然而，在巴比倫文明誕生之後，直到所謂「新大陸的發現」，兩個半球之間，煙波浩渺，碧空萬里，交流不了文明信息。結果，那也許比舊大陸還要略勝一籌的高度文化只能成為歷史的陳蹟。這不能不說是全人類的一大憾事！

人類文明史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清了人類進步的各種促成因素。我們首先認識到語言本身是一種巨大的社會力量。對此，就連上古之民也有所知。《舊約》中「通天塔」的典故就是一個例證。據《創世紀》第十一章，諾亞的子孫後來在西納爾定居，燒磚製瓦，建起城市。他們還企圖對上帝的神威挑戰，建造起一座通天塔。這可觸犯了天庭。上帝有知，人類所以如此強大，主要是因為他們同操一種語言，因此獲得了集思廣益，通力合作的威力。於是，上帝把諾亞的子孫驅散到世界各地，並使他們語言各異。從此，全人類便失去了合作的力量。

當然，聖經故事未必真實，甚至荒誕無稽，但畢竟反映了人們對種種社會現象的初步認識。後人對前人的認識加以深化，逐步地得出了較全面、較科學的結論。當代語言學看到了語言的社會功能，因此，提出了「語言是一種社會力量」的論斷。那麼，翻譯是一種雙語行為，也應視為一種社會力量，一種作用於語際之間的社會力量。可以說，這種社會力量正在幫助人類恢復重建「通天塔」的能力。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認為對翻譯的定義還需作出一個較為廣義的補充：翻譯是一種雙語行為，是作用於語際之間的一種社會力量。

每一事物、每一過程的矛盾都各有其特殊性質。當前，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翻譯在這個新時代又具有什麼特色呢？科學的發展已使我們整個世界日益縮小，電訊、廣播、電視等現代化通訊手段已使遠隔重洋的東半球和西半球不再是煙波萬頃、信息不通的兩個世界，而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近鄰。無論是舉世矚目的美蘇高級會談，中美對話，奧林匹克盛會等世界大事，還是聞所未聞的心臟移植、試管嬰兒等家庭私事，幾乎就在其發生的同時，有關信息便通過翻譯公布於世。在第三次浪潮的衝擊下，人類已認識到信息已成了我們認識當今世界的基礎，信息實質上已成為現代社會化生產和生活的一種資源。而翻譯則是信息傳遞的重要形式之一。因此，在當今這個特定的時代裡，翻譯的社會功能進一步加強，以至於西方人士認為當今時代是一個「翻譯的時代」。

彼得·紐馬克在《翻譯途徑論》一書中曾這樣描述過這一時代：「現在，各國公私機構之間所締結的協定全部譯成了各有關方面的文字，不管簽字的人是否互相懂得對方的語言。新的國際組織的建立，多國公司，多國共同體的組成，都增加了翻譯的重要性。工業技術的突飛猛進，把技術推廣到發展中國家去的嘗試，技術文獻用各種文字的同時發表以及全球信息交流的日益頻繁，這一切都使翻譯顯得更加重要。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政治大國」，翻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譯既然成為左右時代的利器，成為獲取信息這種社會化生產和生活資源的主要途徑；那麼，建立翻譯學，對翻譯的實質、翻譯的規律、翻譯的原則、翻譯的方法和技巧進行系統的研究，就顯得極為必要了。

建立翻譯學看來已是大勢所趨，這一方面反映建立這門獨立學科的必要性，同時也反映建立它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既表現在其內在的發展，也表現在其外在的條件。翻譯伴隨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人們已逐步認識到它的規律性。從中外翻譯理論首先都強調「忠實」這一點來看，就說明大智所見略同。科學的發展表現出特別明顯的繼承性。翻譯理論這一繼承性發展在我國尤為明顯，有的學者曾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來總結我國過去的翻譯理論的發展概貌。譯協機構成立以後，譯界一方面引入西方翻譯理論，一方面發展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以筆者管見，在近幾年來的新理踵出的關鍵年代裡，「動態對等」論似乎略佔優勢。因此，我們傾向於選用「對等」兩字以續上述八字，來作為我國當代翻譯理論新發展的標誌。

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外部原因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翻譯理論所以能發展到今天，這是因為各其他相鄰學科對其產生影響和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翻譯理論一直不受人重視，甚至其本身的存在都受到一些人的否定，它的發展是緩慢的，而沒有重大的突破。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事情，越是太普通反而越被人們忽視。例如陽光、空氣和水這生命的三要素，因為人們天天接觸，反而忘了其要素作用，故環境污染漸漸危及全球。到現在這個時候，人們才去研究生態平衡的理論。今天，我們已認識到翻譯的社會價值，認識到建立翻譯學的必要性，這也許只是一種主觀認識。那麼客觀條件又怎樣呢？客觀條件則是：與翻譯學相鄰的學科，如語言學、社會符號學、文藝學、人類學、語言學哲學等等，卻有多次重

大的突破。我們可以借鑒和運用相鄰學科的重大成果來建立翻譯學這門獨立的新學科。更為重要的是，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這當代文明的三大支柱，已為任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提供了系統科學方法，可幫助我們擺脫理性觀念的桎梏，而踏上實證的探索坦途。因此，翻譯學的建立確實已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階段。建立翻譯學也成了當代人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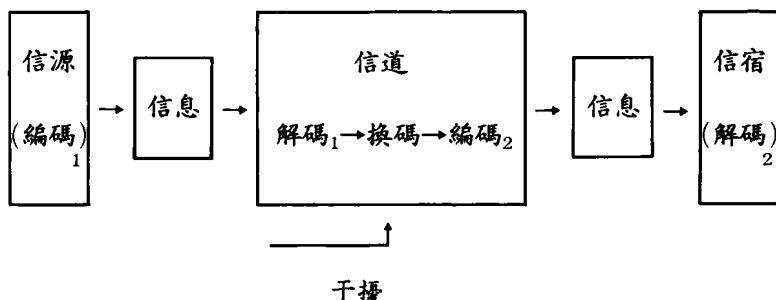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建立一門學科首先要有明確的目的性，要擬定一個明確的目標。換句話說，我們要使這門學科對一切翻譯實踐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即建立一種適應於各種翻譯實踐的共核理論。過去的翻譯理論，如「信、達、雅」等，要麼過寬，要麼太窄，而且只熱衷於理性的標準討論，而不引導人們去以實證的方法達到這種標準或那種標準。因此，那些理論就容易脫離實際，反而遭到人們的忽視，不能在實踐中起具體的指導作用。況且，青史留名的企望往往誘惑著人們只去在理想王國中去標新立異，艱苦細緻的實際研究則問津者無幾。這樣一來，翻譯理論就畸形發展了，甚至走到了如前所述的自相矛盾的地步。

那麼，翻譯的共核理論是什麼？明確的目標是什麼呢？我們認為，這個共核理論，這個目標既要反映該學科的繼承性，又要反映翻譯實踐本身所具有的時代特點。我們認為，當代翻譯學的共核理論應當圍繞這樣一個明確的目標而建立：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內容和特質。

按照信息論的原理，信息的傳遞大致有編碼、傳送、解碼三大過程。但翻譯是一種特殊的信息傳遞，涉及到兩種語言系

統的換碼問題，其過程如圖1所示：

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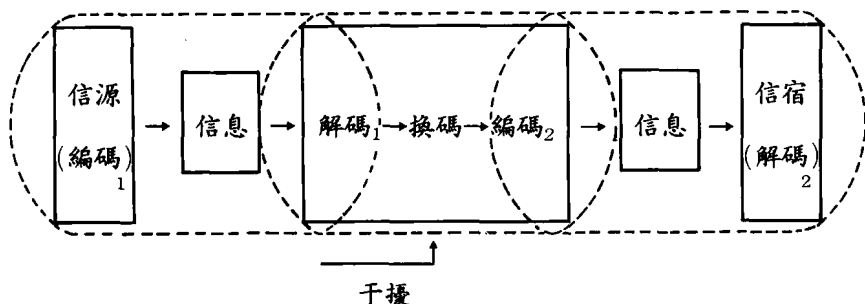


建立翻譯學的目的，就是要研究這個過程，以排除信息傳遞中的種種干擾，確保原信息的信息內容和特質在譯語中的再現。要解決這一問題，考慮的因素很多，故前人稱「譯學」為「雜學」。建立翻譯學，就是要解決雜而無章的問題。面臨種種複雜的因素，我們要綜合地、精確地去考察對象，以達到最佳的處理，也就是達到「最切近」和「最自然」的境界，這種方法叫做系統方法。翻譯學是不是應當運用這種新的科學方法，這又取決於翻譯本身是不是一個系統過程。那麼，翻譯究竟是不是一個系統過程呢？

我們認為，回答是肯定的。何謂系統？我國學者錢學森先生認為，系統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繫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體」。換句話說，系統是由兩個以上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組合而成的，這叫做系統的「集合性」；同時，各要素之間都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這叫做系統的

「關聯性」。以上述系統的兩大主要特點為依據，我們首先分析一下翻譯全過程。我們認為，翻譯的全過程實際上由三大環節組成。從「編碼₁」到「解碼₁」是第一大環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理解」階段。從「解碼₁」到「編碼₂」是第二大環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轉換」階段。第三大環節是從「編碼₂」到「解碼₂」，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表達」（即譯語表達）階段。上述三大環節如圖2所示：

圖2



從圖示看出，三大環節相互重疊意味著相互之間的聯繫和制約，這就明顯地構成一個系統，而其中中心環節又是中間的換碼過程。

我們之所以認為換碼是關鍵，因為在此過程中，信息的傳遞受到種種干擾，也就是要考慮種種因素；如果處理不當，那麼「最切近最自然」的「再現」目標就難以實現。翻譯是一種雙語行為，換碼就是把原語中表達信息的符號（代碼）轉換成譯語能表達同樣信息的符號。由於任何一種語言的絕大多數的符號和意義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構成一種特殊的符號系統，